

中国名家原生态美文精选

最悦读“榜中榜”书系



# 河流里的母亲

指尖◎著

指尖书写个人与这个世界具体物事的接触与体悟，以及同类、大地具象的和谐与冲突的感觉，于日常之中探触本真，以自我审视的方式，对自我内心乃至灵魂深处做了较为深刻的发现与刻绘。是当下好散文之一种，也是安静写作的一种理想状态。

文心出版社

中国名家原生态美文精选

最悦读“榜中榜”书系



# 河流里的母亲

指尖◎著

文心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流里的母亲/指尖著. —郑州:文心出版社,  
2012.11(2013.1重印)  
(最悦读“榜中榜”书系.中国名家原生态美文精选)  
ISBN 978-7-5510-0364-3

I. ①河… II. ①指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59246 号

---

出版社:文心出版社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13

字数:240 千字

版次: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---

书号:ISBN 978-7-5510-0364-3 定价:25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★



## “原生态散文”丛书出版说明

杨献平

就原生态散文出版一套丛书，这是我持续五年的梦想。当初，这个理念的产生有很多偶然性。堂皇一点说，是个人乃至同人对散文写作的一种新的理解，也是对当时散文写作的一种自觉反省。当然，其中更多包含了当时境遇下的某种文化成因，即散文再不能一味地向个人内心和精神回撤，再不能以个体的幽微与仓皇、解词与自赏作为写作的一种主要着力点。在新的时代，特别是全球化进程持续加剧，时代背景下个人精神困境的砝码加重，焦虑与虚妄感日渐隆重等特定语境下，散文写作如何最大限度地真诚、自由、宽泛和独立起来，既注重对个体命运人生的体察与颖悟，又能深刻地与时代本身发生联系，从而接续、建立起文学艺术与大地原生、现场精神、人间烟火和众生关怀的健康品质与传统经验，是值得大家关注与思考的。果不其然，从2006年至今，文学，尤其是散文审美与倡导发生了几乎截然相反的变化，抒情乃至矫情被彻底摒弃，简朴，特别是向着时代生活现场敞开与抵达的力度猛然加大，以至于形成了当下这一种写作态势。

如上所言，我个人值得庆幸的是，早年间对某些文学的转变或者发展的预测几乎都被应验了。这一点，我是有胆子自我证实的。我的那些散落在网络和纸媒上的零星散文批评可以加以佐证。但遗憾的是，在创作实践上，我仍旧是一个失败者。在强调底层经验乃至平民叙事的大环境当中，如我这般有一份固定工作，远离了惨烈甚至比任何惊悚、悲剧电影都令人瞠目结舌的时代生存现场，使得自己只能躲进小楼成一统，临窗看着外面的生存命运悲喜剧，只能独自鼓掌或者黯然神伤。此间的很长时间，我是沮丧的，为自己不是在流水线上打工，在塔吊上困饿数日，不是在往返的谋生路上遭遇离奇，在暗无天日的矿洞里卖命而觉得遗憾。





但庆幸的是，我很快就翻然醒悟了。那只是这个时代生存图景或者人间场域之一，我或者更多像我一样的人，其实也是这个时代当中不可或缺、自然而然的一部分。我在这家单位供职，本质上也是一种劳作，甚至也可以说是在打工，在流浪。只不过，肉身的苦痛退居其次，而内心的和精神的苦痛就比肉身的要轻缓得多吗？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，更甚或，心灵与精神的受压、挣扎、绝望、苟合、屈从，要比肉身的苦痛深重许多，可以称之为一种个人与群体的苦难。可在当下的境遇下，这些东西是不可说的，更不能形式文字，借以叙述与坦陈。从这一方面看，这个时代的文学，其实是规避风险与富有投机色彩的文学，距离文学本身都还有着无法调和的距离。

但也不可否认的是，当下的这种文学状态，也是在努力向真正的文学靠近，尽管它显得热闹而可笑，真诚而滑稽。我还发现的几个问题是：1. 小说是文学正道的观念正在拧螺丝一样深入人心，特别是写作者之心。因而，散文、诗歌、散文诗、戏剧等文体所承受的人为压力持续加大。2. 文学从来都是利益互惠互换的一部分，激赏者和被激赏者之间的关系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就如此这般，精英与精英惺惺相惜，当然，也相互鞭挞。这种颇具戏剧色彩的高层精神与物质合作运动在当下日渐明显，但任谁都无理由指责。3. 文学写作的垄断或者当红成为时尚，一朝名满天下者未必都会在文学上开先河，但立山头、赚吆喝至少可以进入文学史，因为文学史也是看重浮在水面的荷花，忽略藏在淤泥里的莲藕。4. 文学也成为了写作者改变自身命运，甚至穷汉变富翁，底层之人而入庙堂的生存道路。这在文人最受器重的唐、宋两代屡见不鲜。5. 文学也正是社会公器之一种，特别是在“国家文学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，谁掌握最高文学公器，谁就会赢得喝彩，得到大面积的呼应。异见者若是在野，则要无条件服从，否则，就会被主流所抛弃。6. 文学写作应当是最淡定的一种精神劳作，但文学也渐渐成为了暴躁的、肤浅的，与时代众生生存、人心人性最为合拍的一种“职业”和身份。

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，就散文写作，特别是原生态散文写作而言，做和不做，注定都是非主流的。关于这个理念或者说主张，我觉得它有合理之处，也符合基本的文学道统和时代要求。但命名之初，我觉得还是仓促了。因为，在此之前，陕西的黄海先生已经提出了“原散文”这个理念。当时我就觉得，这是一个有着理论论证基础、符合文学规律的写作主张，也热心参与。后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决定对自己的散文主张进行阐释。慌不择路之时，用了“原生态散文”这个其实很笨拙的名字。到现在，我倒是觉得“亚散文”这

个名字更符合我内心的本意。可是,《原生态散文13家》出版之后,就使得我再也没有了更改的余地。

只能姑且如此说了。但我觉得,任何主张都不是一种引领,因为我不是文学公器的掌控者,也不是很好的写作者和批评家。我所说的,只是一种个人想法,对任何人的写作和文学主张都不构成劝诫、示范和规范的作用。写作本来就应当千人千面、各姿各态,任何跟踪者也都注定是乞讨者。

正因为这个想法,2006年,当其他人跟着唱和,但又不知道新散文写作为何物的情况下,我选择了原生态散文这一主张,并作了其实并不透彻和科学的阐释,但一个写作者能够自觉地从前赴后继的整齐行进中逃逸出来,我觉得还是需要勇气和见识的。

我始终觉得,在底层有一种写作同样是无权无势的。这也是一种生态,和人群的阶级等级没有太多区别。因此而怨天尤人不可取,因此而自我作践更不可取。文学这东西我觉得有两点非常重要:一是自我长进。这里面,主要是个人的修为与识见,有赖于思想的武装,还有对当下时代的敏锐观察。二是细水长流。在这个缺乏大师的年代,任何人都可以唯我独尊,任何人都可以当庭甩袖而去,任何人都可以安静一隅,自我打磨,也可以行走江湖,左右逢源。这是个人的心性和权利,不应当过多地给予赞誉与指责。因为,既然文学创作的本质是自由的,就应当允许写作者本身的生活和精神更趋自由。

现在重新做这套以“原生态散文”命名的丛书,从我本意上说,是了却多年前的一个夙愿,并无扩张的野心,也没有希求流芳,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。其中的作家大多数耳熟能详,冉正万的小说近年来广受关注,散文也写得自然得道;张鸿在文学批评乃至推举新人上的功德有目共睹,散文随笔也写得与众不同;桑麻的散文成绩近年来突飞猛进,尤其是他的散文长卷《我的沉重的纪念碑》,应可视为新世纪十年内最重要的散文收获之一;朱朝敏以散文起家,诗歌、小说也在遍地开花,其散文作品有着独特的地域与精神气息;郁笛早年写诗,为军旅诗歌方阵中的一员,散文随笔也写得亲切自然,富有烟火气息与朴素品质;指尖的散文有着一种安静的特质,于风雨不惊之中叙事状物,味道自然且真淳;董竹林的散文写得本真朴素,文虽短却健康而诚实。至于我个人,乃是诗歌不成,散文稀松,小说写得极少,批评半瓶醋晃荡的一个文学门外汉。这一次能得到这些人的响应与惠与,我觉得非常高兴。



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套丛书当中的作家，未必都是赞同原生态散文写作主张的，他们的作品不用我置喙，每一个读到的人自会心里有数。并且，我一再声明，原生态散文只是一种姿态，或者文学理念，与具体的操作无关。我从来不想自立山头，更不屑于扯虎皮拉大旗。因为，在这个年代，文学自身的萎缩和受排斥，不仅仅是因为大环境问题，更多的问题是出在文学本身及其从业者身上。如我这般的爱好者之所以还在坚持写，一方面是已经形成了习惯。另一方面，也是重要的方面，即在这个年代，除了写字、对着屏幕交谈，我已经没有了可以摆脱孤独与悲伤的对象，如果我不胡乱写些文字，我将一无是处。再者，我觉得，文学写作不是一个人的主业，而是一种内心生活的附带品。我的目标是，写了自己想写的就足够了，尽管我在写的时候极少考虑结构、内容、方式等要素，我只是写，用自己觉得合适的形式。

除此之外，我还感到高兴的是，在很多时候，我还能读到一些叫人为之动容的文学作品，还有一些人，仍旧在抚摸着自己的良心，并以观照的姿态，对一些写作者给予客观的鼓励。这套书的顺利出版，要感谢张海君先生，在无权者文学日渐艰难的当下，他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令人心安。

2011年11月10日于成都北较场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辑 水上之书 ..... | 1  |
| 水上之书 .....     | 2  |
| 我们 .....       | 8  |
| 亲爱的小孩 .....    | 14 |
| 空镜子 .....      | 21 |
| 被时间咬住的人 .....  | 34 |
| 林下漏月光 .....    | 50 |
| 钝器 .....       | 60 |
| 像水一样悄悄滑过 ..... | 68 |
| 第二辑 幻象录 .....  | 75 |
| 祖母张氏 .....     | 76 |
| 你的样子 .....     | 84 |
| 村人三题 .....     | 89 |



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坏天气·好运气 .....            | 97      |
| 水边的红颜 .....              | 104     |
| 河流里的母亲 .....             | 111     |
| 雪泥中的马车 .....             | 115     |
| 旧村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20     |
| 水样的村夜 .....              | 128     |
| <br><b>第三辑 焰之舞</b> ..... | <br>137 |
| 庙堂里的事 .....              | 138     |
| 那些树们 .....               | 145     |
| 人神共在的村庄 .....            | 153     |
| 。向青地 .....               | 159     |
| 与先祖逢晤 .....              | 170     |
| 神的自留地 .....              | 176     |
| 乡景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86     |
| 观音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90     |
| <br><b>后记：清欢</b> .....   | <br>194 |



## 第一辑 水上之书

水上之书

我们

亲爱的小孩

空镜子

被时间咬住的人

.....



## 水上之书

这是些简单、冰冷、毫无表情的文字和数字，没有具体的书写者，也没有具体的阅读者，它们蜷缩在时间的缝隙中，日益昏暗地陈黄着。偶尔被掀翻开来，陌生的眼神和手指探望和触摸过，连温度都不曾落下，复被幽闭在漫漫的时光中央，而时光，不过踮着脚尖在水面穿行的风，来来往往，了无痕迹。

没有阳光的档案室里，墨绿铁柜子后面的玻璃上，是厚厚的时间苔藓，除了风霜雨雪，没有谁的胳膊可能靠近它，还给它眉眼清晰。可是，风霜雨雪这东西，从不怜惜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种生物和事物，它们只肆意地侵袭，之后狰狞而去。于是，我只好将灯光打开。白天的灯光，暗淡得让人怀疑它的存在，但它却是明亮的，不可质疑。要说暗淡，只能是眼神，和因时光垒积起来的，若柜子后面那些玻璃般沉郁的心境。

我的人生轨迹，被装在一个蒙满灰尘的牛皮纸袋里。而打开它，入目便是经了10年时光腐蚀过的纸张，暗淡的、陈旧的、疏散的10年时光，落到纸上，除了这干涩的尘埃，便只剩下几张规整的表格，这些表格，线条模糊，字迹若被风掠过般松松垮垮。每个格子中间的数字都是不同的，但它们的个数却惊人地相似。这些相似的痕迹，便是10年，生命中的部分时间，一个组成生命的一部分，被记录下来之后，简短的表达形式，不具任何意义，却是你生命最有力的明证。

这是个阳光迟来、冰雪刚住的上午，有风，却没有风声。冰冷的风，若往常一般刺透我，我看到自己渐渐薄脆起来，虚弱起来。可是，却可以机械地翻掀过去的时光，探望它们，靠近它们，让它们的温度渗透到此刻的我中，

并没有温暖起来。这是一段无预期的过程。我在一间被阳光包裹起来的房间里，像一枚时光的核，安静地端坐。被阳光包裹起来的房间并不如想象般灿烂，我们不可轻信文字和想象赋予我们的直感，事实是，房间是阴冷的，远不是它外观看起来那般明亮暖和，甚至玻璃里透进来的光线，都是模糊而隐晦的。或许，这些纸张，这些牛皮纸袋，这些塑料夹子，以及记录了许多人经历的表格，都该是被尘封起来的。要么忘记，要么抛弃。没有人会打开这些纸张，仔细辨认当年的模样。也没有人会把这些纸张紧紧抱在怀里，像挽回了那些远去的时光。这些数字，冰冷而简单，它的外观远远无法承担生命的重量。但是，就是这些简单的、冰冷的，谁都可以书写，但谁都不能靠近的文字和数字，恰恰是一个人的轨迹的本来面目。

我看到一行字里面的时光：19××年10月——19××年1月在××厂工作。长达10年的时光，浓缩成一行字，一行没有任何表情的字，我盯着它们，试图想找出一些细微的情节，找出10年时间里那些日夜和经历，这些规整的字，连错笔误笔都没有，甚至墨水自如地轻点淡画后，都未遗落一星污迹。这个记录者，有多大的认真度或熟悉度呢？他甚至可以面无表情，自如地书写下与他不相干的另一个人的10年时间，而毫无瑕疵。这是一种有质的记录，无论记录者是谁，他都将是无关之人，用笔与我擦肩而过，之后谁也不再记得。这些时间的终点，便是档案馆里的散发着腐朽气息的铁皮柜子。铁皮柜子上的漆皮，正在脱落着，一个个铁皮柜子，就像一个个生病的人，脂屑脱离，骨头疏散，外表歪斜。可是它的锁头却依旧明亮，开锁的时候，有好听的吧嗒声，那声响，会启动时光的门板，过去了的时间，便一下子出现在你眼前。或者当我们慵懒无觉之时，将过去一并收纳成册，用一个好听的声响，把时间锁住。并不惊喜和悲痛，我们常是漠然的，对于现时和过往的时间，因为无法预支和阻止，便也无动于衷，像时光本身的样子般活着。

一只蛾子，死在我的档案里。我把它的躯体，小心地从泛黄的纸上剥离下来，它薄薄的翅膀、干瘪的身体，毫无污浊之感。它在这张纸里死了多少年呢？没人会知道。把它的尸体放在冰凉的手心里，它并没有任何温度，抑或它太小，太轻，无法传递出生命结束之后真实的温度？某一瞬间，我渴望自己的身体能暖和起来，那样的话，这只死去的蛾子，会不会也暖和起来呢？如果它能够感知暖，我的10年时光，也能渐渐地生了一些暖意，那样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真的探望一下时光中的那些细节，已经失去的，当时忽略了





的，或者至今牢记着的？档案室里空荡荡的，没有人，没有气息，只有时光，从上午9点一直向前滑去。时光像是穿了冰鞋的人，在冰面上，划过漂亮的弧线，但它划得太多，太频繁，而让我们看不清它曾经留下的好看的痕迹。我不知道如何处置这只蛾子，地下太阴冷，窗台太透风，它唯一的去处，就该如我的时光般，在一张纸里，一张不被人轻易探望、终将忘记的表格里。

它终将回去，回到它一直存在的地方。就像我的时光，终将被合订起来，与许多人的时光，一起掩藏到众多册页中，尘封。我听到锁头吧嗒地合上，知道，我所有过去了的，身体的，灵魂的，时间的，都重又被锁回去了，我简单到只是一个躯体，活在现时的一缕呼吸，跟冬日的风，一起掠过记忆的水面，了无痕。

## 二

当我对一页纸的力量开始怀疑起来的时候，已经走在雪后的街道上了。雪把道路掩埋，迫使美丽跟丑陋更加靠近。我觉得档案这东西，也像雪一样，掩藏了许多东西，又裸露了许多东西，使一个人真实的成分减少，只剩笼统的过程。

我一直被错认为是另一个村庄里的人，甚至许多熟悉的人。而我，在潜意识里，也愿相信是那个村庄里出来的人。我在街上，会遇见那个村庄里的人，他们大声喊着我的名字，并不在乎我应不应或者看不看他们，他们都知道，我的眼睛不好，不会主动跟他们说话，于是，他们总是隔着街道，用浓重的乡音喊过来。我注视着他们苍老、陌生的面孔，跟他们说话，问讯我所知道的一些人和事件，他们也会把过去的人和正在发生的事告诉我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他们村子里的人，跟他们关注着村庄的荣辱兴衰，关注着粮食和蔬菜，关注着村里故去的老人和新生的孩子，在他们面前，我会生出一些愧疚来，为自己没有回去好好地看看他们，我知道，只要我回去，不论哪家，都会如亲人归来般善待我的。

但我一直没有回去过。我把自己从他们身边，从他们的村庄里拉开了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宽，漫过时间的河川，走向一张纸里的记录。10年的记录，我活成一行字，活在另一个故乡中间，活成另一种陌生的面孔，这在他们来说，是无法理解的。



而我曾用这段时间，把自己融进过那个村子里，做他们的亲人、朋友，或者客人。我知道，这并不是10年时间，这不过是一段虚假的记录。我跟那个村庄，并没有曾经的10年，我们断断续续地接纳和关注着，前后也不过3年时间。但即便是3年，那张纸上，也忽略了我跟村庄共在的这些岁月。

一张纸的能量，要大过一颗心的能量，这是对于档案而言的。那么对于时光而言，一张纸的分量，还不如一捧水底的沙。

有时做梦，会看见那段时间里村庄的样子：山腰上慢悠悠啃草的牛；村里不平坦的土路上跑着的骡子，它们身后冒着热气的粪便；而裹了褐色头巾的妇人正在一勺一勺地喂圈里的猪吃食；鸡跑了一街，还有身材高大的鹅，挤身进了某个用玉米秆围成的栅栏；堆在路边上的灰土和石头，坍塌一半的土墙，好像一直准备着盖新房，但一直住在摇摇欲坠的窑洞里；吃饭的时候满满一街人，要不停地跟他们说话，听他们不停地让你去他家吃饭的邀请，有时会有同龄的姑娘，便拉扯着吃了人家一顿饭。沿山一圈的窑洞，成就着那样长条的街道，走起来那么长，有时走20分钟也走不完。梦里便是这样，走也走不完的道路，应也应不完的人声，总是遇见一些味道深重的家畜，还有老婆婆颤巍巍拄着拐的背影。我路过他们，穿过他们，然后走到我的工厂里面。

时光就是这场梦吧，长似人生，短如朝露。

而历历在目的记忆，终是无人可享，也无人可证。我知道在那张纸上，连这个村庄的名字都不曾显示过，更何况，住在村里的这些人呢。但，他们一直住在我的记忆中，住在我生命的极地，安详如昨，欢喜如昨。即便我日日老去，他们日日老去，即便时间如雪，覆盖了生命的河流，他们终将若沙，存留在不被记录的记忆之宫，无法抹杀。

### 三

或者说，那样的记录是无意义的？但我将持否定意见。对于无关性命的单位和别人来说，你的档案，不过证明了你生活轨道的正常与否，它不负责将你详细的信息传递出去。如此想来，我开始又觉得档案里的那张纸逐渐可爱起来，它作为你的见证，既毫无偏颇地真实地描摹了你的人生，又会将你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证据封闭保守起来，这样的证据，于你反复犯错悔恨的





人生来说，是何等之好。

在档案中记录的那个10年中，我一直住在厂里的宿舍里。我喜欢那样的宿舍，自我的空间，不容别人踩踏半步的空间，我把它装扮得干净整洁。因为睡眠不好，每晚看书总是要到很晚。有时，太静谧，便放了思绪乱飞，落花流水，天上人间，无一不喜。春日瓶里插了粉桃，夏日便是狗尾草，秋插菊冬插松，朝花夕拾，清风流月，这样的日子，于我胜似神仙（此时，我在用文字书写那段日子，才觉得文字并不是最好的想象工具，它比起驰骋的记忆，逊色许多）。每个人都是时光中吟哦的诗人，只不过我们吟哦的腔调和方式不同罢了。我在那个表面简单纯了的记录里，是如何惬意过，文字无从感知，数字更是闲谈。工厂旁边的山上，埋满了尸骨，新的旧的坟，总是堆起来，又被平下去。有穿孝服的人，哭喊声从山上传到厂院里，一个人一生的时间，也不过被别人流泪的时间，有时是半天，有时是半点，场院里会有余音，哭的人走了很远，或许开始笑的时候，我的耳边才没有了死去那个人在尘世间的声息。那时很庆幸，自己尚在这个场院里，不去哭谁也不用谁哭。可是，某一天，我宿舍的地开始塌陷下去，刚开始是隐约一处，后来就一圈圈地陷，到最后整块地全陷下去，我才知道，我原来住在一个坟墓上面。那下面已经没有了尸骨，只有空洞，被黄土回填后不结实的空洞。后来我想，我居住在一个坟墓上面长达三年，三年中，聆听着别人的哭声，却在庆幸我的存在，也常常想，我是作为一个什么样的类体存活于世上的呢？

在那段时间里，我也曾犯错，爱错人，做错事，最终把自己伤得体无完肤。当时间把我从那段岁月中推开，我的悔恨却要在推开的姿势里一点点吞噬我的记忆。我整日喊疼，消瘦而无力。好在，档案里是没有这些的。所以我也就放宽心活下来，爱其他人，尽量少做错事，慢慢地休整自己，完善自己。关于那些错和错爱，我不说，时光肯定也不会说。所以，别人也就不知道这个看起来健康的人，曾生过怎样一场疾病。

做人做到忘了那张纸，可想而知会有多自在。即便偶尔在深冬的日子里，做必须的掀翻，也不过短暂时间的回望，高姿态的，俯视着的，于今貌似无关痛痒的。

护栏外照例站了几只鸟，向着阳光的方向，婉转多情地鸣唱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鸟，黑色的身体，橘黄的肚皮，眼眶处一圈一圈的各色羽毛，声线清脆曲折。这个冬天，我一直在听它们唱歌，时两时三，某次我手里拿了水

果，伸手出去，一只胆大的，啄了半边，另两只低头看，竟息了声。平心静气，我一下子想到这个成语。便若水上飘萍，东晃西摇，遭风遇浪，只要平心静气，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了。后来，它们便飞走了。我觉得是我打搅了它们正常的行动。很久后它们才又回来，而我，便只这样隔着纱帘，隔着护栏，眼神模糊地看着它们，耳朵听着它们，忘了此刻已非彼时，而时光行走得不动声色，我跟鸟，从未察觉。

七楼向西北，一座庙宇隐隐约约地显在时光里，我知道它真实存在，楼下的老太太某次还邀我一起去，只是正好临时有事给耽搁了。但因为日日观望，却无从兑现，竟觉这庙宇慢慢地亦幻亦真起来。想象存在中的它，烟火不绝，香客络绎，可是，这是一场无法兑现的过程，起码在我观望了它半年的时间里，它依然是一种幻觉里的存在体，而无法成为实物让我凭信。对于一些无法见证的物事，我们总喜欢持怀疑态度。而我的眼神，让我的怀疑无比黏稠起来，像一些胶，把我的恍惚和怀疑都粘起来。我不再信任我的眼睛，就像不再信任一份档案那样。眼睛看到的，都是最直接最简单的物体表面，一份档案，它从来没有内核，让我们咀嚼。

我更相信手里被鸟啄过的那只水果，而无法相信鸟。

我知道这是一种错觉，档案，它遵循着自己的道德观，所以它存在，自有它存在和必须的道理。我们的生命太渺小，生活太烦琐，感受太芜杂，如果把生命经历一点一点地记录下来，怕是谁也不会生出些简单的快乐来。所以，就那样删繁就简，去芜存菁吧，活成一张一模一样的纸，缩在每个格子里面。仿若用一生的晨昏，安静地临摹着一些喜欢的字体，因着流水，便无停歇，此一笔未落，那厢便流淌不见。





## 我们

### 天堂

她曾经明亮的眼睛，被那层膜遮蔽着。初时，尚能够看到花和草、人的笑脸，渐渐地，便只能得到它们的影子，再后来，她的眼神，便成为时间的苔藓，若她记忆里的。早年间土墙上的绿苔，有些黏，又有些腥，它们吸附在土的表层，令人生厌。幼小的她，有双大大的黑眼睛，她盯着那些毛茸茸的，稠密的，粘连在一处的，散发出难闻味道的墨绿苔藓。那是一种不自觉的凝视，她不知道苔藓会在这样一种好奇的凝视中，连绵而有序地遁入她的身体之内，有一天，它们把她遮蔽了，于是她失去了光芒。她用手，在黑暗中抚摸自己的身体，消瘦的，枯败的，软散的，毫无生气的身体，仿佛是在抚摸厚厚的苔藓，她甚至可以感觉到，指甲里都充溢着黏稠的汁液。那种墨绿，让她不洁。她甩开，但是，它们依旧与她的身体黏合。她用手指撕扯着自己的指甲，直到撕扯出血肉，她依旧感觉不到疼痛。人老了以后，感觉会迟钝。她摊着血淋淋的五指，伸到水中，她看不见水的颜色，也看不见时间的颜色。

但这并不妨碍她的言谈，也不妨碍她的想象，她不停地说话，用她苍老的、颤抖的、悠长的语调，把过去现在翻来覆去述说成一种记忆，抑或是记忆在述说着现实，这些述说，都将是主题，但都不是，它们都可被忽略，就像端坐在太阳光里，披散着头发的她，已被许多物事忽略，被掀翻开，重新勾兑。她的叙述，是一场表情丰富动作夸张的表演，有时她会手舞足蹈起来，她瘦小的身体，因为一些毫无目的的舞动，而挪移了位置。她慢慢从一个角落移动到另一个角落的好几条棉被里面。她需要温暖，需要光，可是，上午的阳光，只怯怯地缩在窗台的尘灰上，那些尘灰，细碎的，杂乱的，在光里，